

黃伯飛◆編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詩與道



詩 與 道

黃伯飛 編著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資料

詩與道 / 黃伯飛編著. —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4.1

ISBN 7-218-04418-2

I. 詩… II. 黃… III. 詩歌—文學理論 IV. I0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2) 第 046696 號

責任編輯	周曉江
封面設計	張竹媛
責任技編	黎碧霞
出版發行	廣東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廣東農墾印刷廠
開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張	13.875
字 數	339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
書 號	ISBN 7-218-04418-2/I·607
定 價	29.5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承印廠聯系調換。

售書熱線: 020-83791084 83790667

作者簡介

黃伯飛先生，一九一四年生於廣州，在北京讀小學、初中。在廣州讀完高中後回到北京，在輔仁大學讀西方語言文學系。畢業那一年，適逢七七事變，回到廣州後不久即遷往香港襄辦《中國晚報》。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逃入內地，在桂林、重慶英國新聞處工作。抗戰勝利後回到香港任《國民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七年到美國史丹福大學研讀新聞學，獲大眾傳播學碩士學位，求學期間兼任三藩市《少年中國晨報》總編輯及建國中學校長。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八五年，三十三年間在耶魯大學教授中國語文及撰著語文教材，編纂英粵、粵英辭典，各書均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銷往世界各地。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立中國語文研習所。一九六四年以迄一九八五年指導耶魯大學研究院攻讀中國文學、歷史、美術史之博士候選人。文學方面著作有中文新詩集：《風沙集》、《天山集》、《微明集》、《祈禱集》，中英文自作自譯的詩集《抒情短詩精選》，白話古體詩：《明誠集》、《壹一集》（尚未出版），英文詩散見《紐約時報》、《紐約先鋒論壇報》、《耶魯文學雜誌》、《耶魯評論》、《文學評論》、《赫遜評論》等刊物；中文新詩散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美國各大中文報刊。

爲了介紹中國詩詞給美國大眾，黃伯飛先生曾在各大學於誦讀他自己的英詩之後，用國語、粵語及台山話朗誦中國歷代

著名詩詞，並在紐約美國詩人大會及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辦之中國詩詞及古樂之節目中朗誦。一九八五年自耶魯退休，遷至洛杉磯，擔任西方大學（Occidental College）客座教授五年，八十歲時二度退休。

寶貴的一頁

這本書的出版，恰值我和愛人陳葆真結婚五十六年之慶，謹以此作為獻給她的一份禮物，酬謝她半個多世紀陪伴着我，支持我，使我在終日營營的生活中仍能在精神生活方面不斷地發展。并且比肩攜手培養兩個兒子庭珏、庭琨，各就他們自己的興趣和願望，在史丹福大學得到電機博士學位和在加州大學得到比較文學博士學位。

半個多世紀——春春夏夏秋秋冬冬又春春夏夏秋秋冬冬般地度過，我倆的愛情信守不渝，這是我平生著作中最寶貴的一頁。

誌 謝

本書承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及高衡基金會幫助聯系出版，謹此致謝。其他支持、贊助以及與此書之得以出版的各位相識和未曾相識的朋友們，我在“跋”裏一一表示我的謝忱。

此書定稿時，因時間迫促，未曾仔細檢定，以致其中或有若干小段重出，併此致歉。

黃伯飛誌於美國南加州
巴沙迪那市，時年八十有九。

自序

中國古代這個“道”不知不覺地走下來兩千多年了，詩是走向道的一條途徑。中國的詩之傳統，在順人情、正人心方面提供了雖微而顯、雖樸而華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們若從文學方面來理解中國詩之爲詩，除掉詩之內容、形式之外，它的精神是循着一個正確的方向，引人經過人生的磨煉之後堂堂正正走入道，走入天道的一條道。

中國古書裏說“詩，之也”^①“詩，之也，志之所之也。”^②“志之所之”中“志”字，把它拆開是“士”、“心”，“士心”是古代讀書人的心。古代先有歌謠然後有“詩”，孔子編訂《詩經》時把歌謠盡量撇開，爲“詩”定出個名份，於是詩是“志之所至”，是讀書明理的人的“心之所之”。讀書明理的讀書人於是讀詩、作詩都有了個方向，這個方向是指向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道”的方向。我這個集子定名爲《詩與道》是根源於這樣的一條思路來的。

這個集子的前身是《詩國門外拾》和《鏡中外拾影錄》，我這裏把三十年前爲《詩國門外拾》^③寫的《自序》錄出來做一個迴顧與前瞻。

① 《說文》。

② 《釋名》。

③ 《詩國門外拾》一九七四年由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一九七九年再版；屢經重印，銷路甚廣。

詩、國門外、拾；詩國、門外、拾；詩國、門外（漢）拾。此三者都離不了我。前二者一步一步引我向前，恰是鑽之彌深，仰之彌高；最後則是自我的觀照。是否門外漢不是問題之所真在。所真在者只是是否“真”？是否“在”，是否“真在”。騷騷然是時間，浸浸然是感受和思慮。日月積累，我盡在把光明聯成一片，把黑夜交付睡眠，祈使黑暗是光明的前奏，光明是響朗的絃頌。黑暗之不可無，黑暗之不可有，我明明還在門外，可是，我在不斷地叩、問：我將容否入門，我將容否入門。

“黑暗之不可無，黑暗之不可有。”我是仍在“祈使黑暗是光明的前奏；光明是響朗的絃頌。”

《詩國門外拾》分作三卷，卷一是《詩國門外拾》，卷二是《鏡中外拾影錄》，卷三是《前塵掇拾》。在這個新集子裏，卷一是《詩國門外拾新編》，卷二是《鏡中外拾影錄》。這兩卷都包括以前的和最近的作品；卷三是《詩文掇拾》。這個集子中的作品舊作和新作之間相距三十餘年，在編纂的時候都曾細心一一讀過兩三次，覺得儘管時光流逝，世態有所變易，卻是當時所觸及的醒、悟，都是我至今依然值得時時加以省察的。

我由“知命”之年，經過“耳順”、“古稀”，而今又已是古稀之後之第十九年，一生讀書、教書；讀詩、寫詩，循着由技而藝，由藝而道的途徑走來，在詩國門外徘徊之又徘徊，一叩而又再叩之後，詩國的門居然爲我呀然開出一條縫兒來，使我進入國中欣賞國中的美景和至道之廣大高明，威慈互濟的莊嚴，我是一個多麼幸福和充滿喜悅的人啊！

黃伯飛

書於美國南加州巴沙迪那市

目 次

卷一 詩國門外拾新編

第一編 詩·詩人·詩與詩人·····	3
一、什麼是詩? ·····	3
二、詩人 ·····	12
三、詩與詩人 ·····	22
第二編 詩之為詩 ·····	27
一、寫詩之技巧 ·····	27
二、情·景·想像 ·····	37
三、詩之欣賞 ·····	48
第三編 詩與道 ·····	55
一、文學與藝術 ·····	55
二、哲學、宗教 ·····	68
三、詩——藝——道 ·····	73
第四編 詩與文藝之嚮往 ·····	80
一、詩與文藝之旨趣 ·····	80
二、詩與文藝之未來 ·····	108
第五編 詩論與論詩 ·····	111

一、詩論	112
二、論詩	140

卷二 鏡中外拾影錄

卷三 詩文掇拾

錢穆先生所指示的“詩心”

——附錢穆先生為《微明集》所寫的序	黃伯飛 295
《微明集》自序	黃伯飛 301
《祈禱集》序	顧毓琇 303
《祈禱集》序	程兆熊 311
《祈禱集》自序	黃伯飛 313
《天山集》前言	黃伯飛 315
《天山集》書後	艾山 318
《壹一集》序（附識）	黃伯飛 326
序一樵先生（顧毓琇）之《岡陵集》	黃伯飛 328
關於文藝批評（書簡）	黃伯飛 331
怎麼寫起英文詩來	伊犁 332
凌越時空限制的詩境	文：葛露蒂；譯：葉文慧 346
談談近代詩（演講紀錄）	黃伯飛 353
新詩——這條路怎麼走？	黃伯飛 368
微明中的祈禱者	柳映堤 379
入山尋得引路人	黃伯飛 391
詩與道	黃伯飛 393
形、心、神	黃伯飛 411
《明誠集》（伯飛先生白話古體詩選序）	伊林 420
跋	430

卷一 詩國門外拾新編



第一編 詩·詩人·詩與詩人

一、什麼是詩？



詩是在腦子裏的獨白而終於不得不寫在紙上。



人間一日有坎坷即一日有詩。



什麼是詩？自己說不清楚的，而偏要把它說個清楚的，這便是詩。



什麼是詩？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一語道盡。

我這話是說詩人之尋覓而常相左，詩人之尋覓而終未得。“可以怨”是詩人之所以爲詩，“可以羣”則是詩之爲詩。“可以興”、“可以觀”都是說詩之可以作。

詩人之尋覓常相左。詩人必是自有其矛盾與衝突。外在的物事固然，心中的識念尤甚。

詩人之尋覓終未得。理想之成爲事實，終難有濟。理想越

高，實現越難；此心耿耿，難得安頓。

難得安頓的心發爲詩歌，即是“可以怨”。

山不可說，水不可說，鳥獸蟲魚、花草樹木不可說，禪不可說。禪乃無處不是，無處不入，這是禪。

山不寂寞，人不寂寞，鳥獸蟲魚、花草樹木不寂寞，人寂寞而又係寂寞中之不寂寞，這是詩。

詩中要有人，人中要有詩，詩乃生存。



情意深時，每一個字都沉甸甸地落在紙上，那就是詩。例如“海外關係”四個字壓在人們頭上的時期，有些寫了未發，有些發了而被扣下的家書和情信：“爸爸！你離開我們的時候，我纔四歲。我現在會寫信了，可是媽媽說：你最好還是不寄的好……”這是一封相當長的信。另一封“○○！我噙着淚，肯定地送你離開之後，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寫了多少封信，一直都得不到回音，你不是那種不回我信的人……”這樣起頭的信，不管它寫得多麼長，都是一字一淚的詩。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①。”“中聲之所止也”是借樂講詩。一，詩仍是聲，聲仍須中，不強不弱，不疾不徐。若無規矩，實有規矩，讀起來時必然中聽。二，是控制得宜，於是此音應彼音，這絃應那絃，出來的聲音便是“和”。因此，樂講“中和”，詩也講“中和”。若再以聲音喻氣質，則所謂“溫柔敦厚”便能體會得出。

阮籍論樂有這麼幾句：“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百物來集。”《禮記》論樂：“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這裏所謂“交泰”，所謂“同和”，都應當是詩之最高之指歸。

^① 《荀子·勸學》。

詩是指血殷殷寫下爲自己看的一本經，回頭讀時，時空泯滅，卷卷藏在心坎深處。

詩是靈魂的影子，人走到“日麗中天”的時候，詩與靈魂即純樸而一，了無痕跡。

詩不只是詩人的興趣和喜愛，而是他的生命。每一個生命都有他的靈性。詩人的靈性是詩。詩使他活過來，活下去，而且步步導引他走到一個超越自我，至高無上的境界。（一九九五年）



詩者，持也。“持”嘛，是手中拿著枝筆，心中拿定個主意。筆似是指揮棒，心中的主意是樂隊的指揮，樂隊指揮所受過的嚴格的鍛鍊是理所當然的。他這枝棒說它重，重則帶動整個樂隊各般樂器奏鳴的音響；說它輕，則如諸葛孔明羽扇綸巾之能指揮百萬雄兵。這個“持”之上還有一個“持”。五線譜上跳動的音符——作曲家情感之起伏、奔放，也都是出自於他手中所持的這枝筆，心中所拿定的主意。這樣來說一首詩，這樣來比喻它成詩的過程，來表明詩與人的一些關聯，古人僅僅用一個“持”字就繪畫出“詩”的整個神貌來，那的確是了不起的精當。（一九九五年）

◆詩者之也◆

古人說：“詩者，志之所之。”簡略地說來，便成爲“詩者，之也。”這個“之”字是說“要到一個地方去，”或是“已經到了要到的那個地方”的意思。又說，“詩者，承也。”這個意思初見於《禮記·內則》篇：“詩，負之。”後來漢朝人鄭康成爲它做了個註解：“詩之言，承也。”宋朝的魏了翁又把這句話再解釋一下：“情動於中，而言承之，故曰詩。”所謂“負”嘛，拿現代的話來說，那就是把一個東西扛在肩膀上，揹在脊背上，而把它帶到一個地方去。“負”也好，“承”也好，這都

是說：詩，有個“擔負”，“擔當”，有個“承接”，有個“承當”。詩若祇是文字，使人看不出其中所“擔當”的，所“承當”的是什麼，而這些卻又正是寫詩的人“志之所之”，“志之所在”，“志之所存”的那一種不可奪去的——“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奪志也”——的一種精神。

“詩”若是缺少了這種精神，那就和詞、賦、歌、曲劃不出個界限來，那也就很難說什麼是詩之所以是詩了。（一九九五年）

中國前人論詩名句

什麼是詩？前人對這個問題當然有過些答案。我在下邊將分別從中西兩部類書中抄錄和譯述若干則以供大家參考。中國方面的，摘自清朝康熙欽定的《淵鑑類函》。西洋方面的，摘譯自《牛津名句叢抄》^①



“詩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②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③

① 一九四一年初版，一九七九年第三版，全書九百〇七頁，引錄自聖經以來以至現代之名言警句。

② 《詩大序》。

③ 鍾嶸《詩品》。